

第十二章 天風吹送入花源 佛子扳留住繡嶺

生既載道，孤蓬獨客，離情慘淡，暗思游僧詩句道：「這茫茫宇宙，教我從何處入路？」辭家半月，屢為江風所妒，舟不能進。

一日，泊於江岸，起步蘆鼻，戲折蘆管，於沙上寫「茫茫出塞，漠漠鋪汀」之句。舟子曰：「石相公喜歡寫字，我有件東西勞你寫一寫。」生曰：「何物？」舟子曰：「前月載一客人，忘下了一柄白紙扇子，還是新新的，不曾有字。只是我船上沒有筆硯。」生上船云：「筆硯我有，你取出來。」舟子取扇云：「這上面只要幾句粗淺些的話。」生曰：「這個容易。」因戲書其上云：

一日舟行兩日留，蓬窗獨客倍生愁。

馬當千載誇神力，可恨吾家有石尤。

扇方寫完，忽見順風微作，舟子喜曰：「這扇子寫著了。」遂揚帆而進。行不上半日，卻又連朝停阻，石生十分抱悶。

一日，舟抵金壇，至晚獨泊磯邊。舟子云：「前日的慢還慢得有繩墨，都是那扇子寫得蹭蹭，什麼一日行兩日留，如今像螞蟻兒的爬了。」生曰：「那扇上討著一夜大風哩！」舟子云：「我巴不得一夜吹到了，大家快活。」舟子聽見石生在艙內長吁短歎，乃曰：「石相公不要是這等焦心，我有套本色《解三醒》唱把你聽聽。」生喜曰：「這卻甚妙。」舟子唱云：

【解三醒】 喜桂楫蘭橈並進，看牙檣錦纜縱橫。黃龍青雀飛相趁，歌擊汰復揚舟令。對一輪日落江湖白，見幾度潮來天地青。春風正，片帆懸，瞬息千程。

【前腔】 看兩兩三三舴艋，載芳醪問字元亨。笑漁舟遞遞花源信，尋不出武陵春明。放著渡迷寶筏誰來問津？從來破浪長風，有幾個乘寒江靜，最喜是月明空載，野渡無人。

【前腔】 載吳姬採蓮歌應，載祖逖擊楫聲沉。堪笑殺漢陽江上連環陣，須不比游赤壁晚風清。且學個成連○撇俞牙去，忍見他少伯仍攜西子行。還乘興，一溪寒玉，夜掉山陰。

【尾腔】 時平且喜戈船靜，貝母休將估客驚。抵多少畫舫中流簫鼓鳴。

生曰：「有此妙音，又有此妙曲，為何連日竟不則聲？」舟子曰：「不瞞你說，我的唱是有傳授的。當初我也曾學過戲，上過台，可恨這身子笨，喉嚨細，唱且不好，唱淨又不好，架勢不濟，膽子又小。一出場就像不會坐船的，頭都暈了，眼都昏了，兩隻腳都浮起來立不定了。全不像如今捏著稿篙子站在船頭上東撐西點的這樣活潑。」生為發笑。未幾，舟子睡去。

石生寢不安枕，遠聽江城已咚咚催著二鼓，愁思困頓，甫合眼，恍若有人呼曰：「石生，納悶也，你想著馬當風特來吹你上滕王閣？」生忽驚醒，聞櫓後水聲搏激，驚呼舟子曰：「轉風了，快起解纜。」舟子在睡夢驚起，喜曰：「等不得這一陣風兒，連夜走他的娘！」解了纜，朦朧內不辨東西，將帆張滿，隨風而進。只聽得江聲洶湧，岸水呼號，孤艇猶如縱弩，舟子大叫曰：「好快活！這風才算得風，看光景，一夜要吹到了。」俄而，驚濤拍天，星月盡晦。舟子股票，緊緊伏在舵旁，閉著眼不敢開，風聲愈烈，兩耳如雷震。

石生一夜鼾眠，悄悄不覺。直待晨光欲透，忽爾波平浪息，舟子梭眼四顧，驚得面如土色，連呼曰：「怎了？怎了？竟把只船吹到山窟裡來了！」

石生聽說，驚起推篷，見奇峰秀嶂四面圍繞，覺眼界豁然一新，問曰：「這是那裡？」舟子呆睜著眼道：「我知道是那裡！」生正看時，忽想起蠟丸詩內有「江帆誤張」之句，乃曰：「進得來何愁出不去！你且不要著忙，索性將船刺上前去，看他裡面是何境界！」

舟子依言，復行數里，見水面有桃花浮出，生即命迎花而進。峰回路轉，曉日漸起，忽照耀一山花明如火。生正驚喜，又聞得山頂松林內隱隱鐘聲數響，舟子喜曰：「這裡頭是有寺院的，不怕他了。」生令泊近山邊，早有一僧人揮麈向前曰：「龍湫的石先生來也。」生驚顧不能應。

舟子曰：「你這師父怎麼認得他？」僧曰：「貧僧候久了。」舟子曰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我們昨晚從金壇起身，到這裡有多少路了？」僧曰：「金壇是吳地，我這裡是繡嶺，乃永州南界，相去不下千里。」二人相對失色。僧曰：「先生不必驚慌，且上涯來，隨貧衲到小山有話。」

生與舟子登岸，見桃林夾道，中一小徑，行至山頂，有梵一座。榜曰「雨花寺」。石生私喜已登繡嶺，遂入方丈，問僧曰：「既到寶山，即煩引見朗磚和尚。」僧曰：「家師去游未返，先生何以知名？」生曰：「曾於敝鄉得遇尊師，請問上人法號？」僧曰：「貧衲拈花。家師去歲出山，臨行囑貧衲於某日某時江邊待駕。且喜先生果然應期而來。」

生大驚，遂細述朗磚相會言語。拈花曰：「家師先見若神，無言不應，雖驟聞難解，當機自無不合。」生曰：「吾本欲往西秦，今不知從何入路。」拈花曰：「此去由荊襄到彼，不過半月。但家師曾囑貧衲留住先生，先生且暫住行旌，待家師返錫，去亦未遲。」生思：「此必不是空空一到，且待朗磚回來問個詳細。」遂欣然許諾。

拈花即令沙彌下山將行李搬入寺中。舟子曰：「石相公既要住下了，我這船從那條路出去？」拈花曰：「這船須溯湘潭經長沙巡武昌而東，順流直抵金壇。」舟子曰：「師父好熟路程。本像唸經，一時念了許多，那裡記得？借重你寫個路引帶著才好，不要又錯到別處去了，家裡老婆兒子等飯吃哩！」

拈花笑而許之。留在寺中住了一宿。次早，舟子欲行。拈花曰：「可能再住一日？此地未必能重到。」舟子搖手曰：「夠了，夠了。這個山拐角裡頭，雞兒狗兒都不見面，再來也是個呆了！」